

多元價值的學術發展

傅仰止*



一、求學與為學簡介：發掘多元價值

社會學的包容性相當強。不論研究者的學科背景是什麼，幾乎都可以和社會學者共同探討社會學的議題，社會學社群也吸納了相當多其他學科背景的學者。國內外許多學而有成的社會學者，在大學部的學位或主修涵蓋眾多社會科學（例如心理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等）或人文學科（例如外文、中文、歷史等），甚至橫跨和人文及社會科學相去甚遠的其他領域，包括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等。這些不同的學科背景，不但為社會學社群注入多元的研究觀點，也擴展了社會學和其他學科對話的機會，激勵了學門的發展。

相較於這些多元背景的社會學者，我的求學過程相當單純，一直都在社會學系就讀。不過，在學院外的實際研究和工作，倒是多了許多機會和其他學門領域學者有所接觸，而讓我體會到學術多元價值的可貴處。

第一次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是從台大社會系畢業後，有緣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擔任計畫助理，前後參與已故的文崇一教授主持的工廠工人生活適應、李亦園院士主持的原住民青少年（當時計畫名稱仍為「高山族青少年」）生活適應兩項大型計畫。工作期間不但在工廠和原住民部落接觸到成長背景相當不同的人群，也見識了研究者如何從各自的學科觀點了解社會現象，並從研究「對象」和研究伙伴身上，初步體驗多元的文化及學科價值。其中，進駐東排灣部落四個月的第一線經驗，至芝加哥大學繼續研修社會學時不斷在腦海浮現，而成為博士論文部分的構思基礎。

* 作者為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國科會人文處新任處長

主要學歷：

1990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

主要經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所長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主任
國科會社會學門召集人

學術榮譽：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995）

研究興趣與專長：

社會網絡與人際接觸、都市社會學、原住民研究

目前主持研究計畫：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個人網絡結構的「位置」角色：從大型調查到接觸日誌

在中央研究院正式任職二十多年，前後又參與了若干大型的研究計畫，其中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www.ios.sinica.edu.tw/sc/）最久，受到的影響也最大。這項計畫由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參與規劃，偶爾也邀請其他領域的學者，逐年探討不同的議題。討論過程中不免從各自的研究立場出發，但大家都容許、尊重、甚至欣賞不同的研究觀點，且參

與的學者幾乎都能從頭到尾一路積極合作，達成共同的工作目標。在這種大型的整合型計畫中，不得不學習如何建構在種種特殊觀點上的多元學術價值；然而個別學者獨特的學術觀點與作風，或可藉由個人的專題研究計畫去盡情發揮。這種價值令我感受深刻，當可成為人文處繼續推動的大目標。

二、到人文處任職的初步構想與心得

依據國科會的成立宗旨，人文處的發展任務主要分兩大項：（一）推動全國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整體發展，（二）支援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為了達成這兩大任務，人文處向來著力於推動學術交流合作、強化學術審查機制、規劃大型長期的研究計畫等工作。此外，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在於提升人類福祉，雖然這項目標未經明文列出，卻無疑是值得一再提倡的普世價值。

在多元價值引導下的學術發展，應該讓不同專長、不同學門、不同領域的學者多方交流溝通，進而透過人文與科技的對話，將觸角延伸到人文社會科學之外，和理工醫農等領域的學者對話。於此，晚近的學術發展開啓了更寬廣的對話機會。此外，如何透過各個為學階段（從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一直到教授之間的合作計畫）來深植這種對話，將是值得推動的一大工程。有了對話與交流作為基礎，不同學術典範之間更有可能相互欣賞、共同促成多元化的知識社會。在這個大方向的構想之下，比較具體的措施則可以落實到審查機制和計畫推動。

三、另有兩大期許說明如下：

(一) 尊重學術多元化的審查機制

大部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長年以國科會專題計畫作為主要的研究經費來源，加上許多大學院校鼓勵任職學者積極向國科會申請計畫，甚至將是否申請計畫、計畫有無通過等納為考評個人績效的標準。人文處近年來的計畫申請案大量增加，多少和這項大環境趨勢息息相關。

人文處的預算最近幾年逐漸提高，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的通過率也隨著提升，大約有一半的申請案通過獲得補助。就世界各國的標準來衡量，這樣的通過比例偏高，屬於普羅式的補助模式。雖然個別計畫的平均補助經費不算多，但總是可以讓多數學者有機會從事學術研究。凡此種種，多少反映出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的正向發展。然而，或許人文社會科學不若自然、工程、生物科學那樣有具體、客觀的評量標準，在計畫審查過程中常有種種爭論、不滿和抱怨。這些問題除需強化內部審查機制來持續改進，亦可藉著多向溝通，讓申請人和審查人明白學術審查的實作規範，以減少負面後果。

為了讓學者進一步了解專題計畫的審查機制和實際運作原則，人文處將持續藉著各個學門的年會舉辦說明會或討論會，邀請學門召集人或經驗豐富的學者就計畫書撰寫、審查流程、評審重點和與會學者分享經驗。有些學門則特別針對新進研究人員舉辦說明會，傳授專題計畫申請書的撰寫方向。這些說明會和討論會的目的都在於讓「申請人」和「審查人」了解如何在撰寫和評審過程中發揮專長來貢獻學術社群。畢竟，學術審查也是學者的養成過程之一。

一年一度的專題計畫申請作業即將開始，懇請計畫申請人務必遵守遊戲規則，例如依規定年限列出著作目錄、依循學術規範引用文獻等，以免徒生困擾，也請審查人以公正、客觀、尊重多元學術價值的立場來評審，避免情緒化的評語。再者，審查機制應該尊重學術論述的多元發展，也以各學門商訂的標準來評量。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外期刊的審查制度愈來愈客觀，而專書的審查制度為何，正是人文處正在規劃中的另一評估重點。可是，衡量研究成果不以形式為單一標準，而應以內涵為重，例如五年內出版了多少期刊論文或專書，只是數量上的描述，但學術評量應該不僅止於此。同樣是 SSCI 期刊，影響力卻有高有低；而同一份期刊，其中不同的論文對學界的貢獻也有差別。所以，除了追求客觀指標，更重要的是如何評估著述的實質內容、學術創見及貢獻。

(二) 以學術專業知識協助及引導政策及社會發展

學術研究有其本質上的長遠價值，國科會一向以支援學術基礎研究為核心任務。而將專業知識加以應用，服務人群社會，則有其加值作用。因此，如何在支援基礎研究之餘，引導學界將研究成果及專業知識用於政策訂定及社會發展，亦是重點工作之一。

在學術高度發展的國家裡，學術專業普遍受到重視。引導政策發展、影響百姓生活、形塑人民認知的源頭，不應該是意識型態、道聽塗說、媒體炒作，而是經過審慎思慮、合理推論、嚴謹驗證的學術專業知識。以學術貢獻國家社會的例子不在少數，但是如何透過集體的力量再往前邁進，這是國科會可以發揮功能的地方。以人文及社會科學為例，專業學會正可扮演這種集體的角色。但是，大部分專業學會的運作倚賴民間資源，即便可以集合眾多學者的人力資本，展現集體的社會資本，所能發揮的作用仍然有限。人文社會科學有許多專業知識和政策、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具備提升人類福祉的潛能。因此，如何透過人文處制度化的設計來鼓勵專業學會發揮其集體的影響力，正是值得構思的具體項目。

我借調到人文處的第一個禮拜就碰到八八水災，在千頭萬緒之際，又一頭栽入規劃災後緊急重建及安置期間的學術支援。過程中，看得出台灣社會其實對學術專業知識有相當迫切的需求。而透過科教處胡志偉處長（曾任心理學門召集人）的積極規劃及聯繫，在很短時間內就動員了熱心的學者，一道構思如何將社會工作、臨床心理等專業知識應用在災民的健康復原、社區重建上。這些學者原本即以各自的力量，親自到災區協助災民，所需資源也有民間捐款可以支應。但經由國科會在制度上的規劃、協助，這群學者更能在災後緊急重置期建立起有效的協調工作模式。可見，由於社會工作、臨床心理這些專業領域都是在實作過程中從事學術研究，類似的政策性計畫除了是奠基於學術研究，更是將學術專業知識及時貢獻社會的最佳範例之一。

截稿日前兩天，我和其他新任的處長公開宣誓，然後和胡處長在國科會內部重要會議進行時半途離開，趕往高雄和一群救災的學者協調，親身感受到學者獻身、以專業知識救災的熱誠。而在趕火車之前，還必須在台北花時間處理一兩位學者透過不符程序的管道與特殊勢力來極力爭取不當私人利益的案件。兩相對照之下的公益私利，似乎也反映了多元學術社群的兩極，令人感慨，算是任職初期最深刻的心得。